

## Appreciative Reading 品质书评

## 病毒的考验



《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  
[美] 杰里米·布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3月

乐倚萍

季节性流感年年造访，致死率约为1%。显然，病毒的传播率决定了具体的死亡人数，也影响了我们对某次流感的关注程度。近代最严重的一次大流感发生在1918年，当时的医学尚不知有“病毒”一词，遑论治疗之法。除了胡乱服用阿司匹林，有人把孩子送去吸煤气，有人迷信化工厂的“以毒攻毒”。以当代医学的后见之明，100年后的我们固然不会如此盲目。

然而对于病毒的考验，今人真的做得更好吗？美国医生杰里米·布朗的《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一书呈现的不尽然是医学的发展，更有今昔相仿的场景：对于公共卫生问题，仅关注疾病本身是不够的。

不妨先从众人关注的医学问题说起。看起来，在病毒的防控上，今人略有优势，不至于如1918年纽约市自由债券大游行一般去人流密集场所凑热闹。可这样还不够，流感让人防不胜防，病毒传入阿拉斯加即是一例；当时的朱诺州长下令，设置码头医生，禁止有流感症状者进入，然此举未能阻挡处于病毒潜伏期的无症状感染者。作者坦言，至今也没什么特效药可以治愈流感病毒，最终都要交给我们的免疫系统去对抗病毒。而现代医学值得称道的疫苗技术，在对付流感上也力不从心。由于流感病毒变异极快，另一厢的疫苗研发、审批、生产得等上半年，使得流感疫苗的有效率不高。在较好的年份，能达到50~60%，糟糕的年份就

份就只有10%了。

在预防、治疗、免疫都颇有难度的情况下，我们还要针对病毒做更多选择。书中提到，要不要接种流感疫苗就是个难题，它透露出不同文化下人们看待疾病的态度。英国人认为，流感极少对健康的年轻人造成严重威胁，全民接种不符合成本效益；而在美国人看来，反应过度也好过什么都不做，他们还储备了大量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药物（如达菲）——尽管大量研究质疑其对流感的有效性——以应对流感大爆发。一位卫生官员说得精准：流感疫苗的最大价值在于缓解“流感恐惧症”！

那么，制造这种恐惧的又是谁呢？布朗称，比病毒传播更快的是错误的信息。1918年大流感之初，“英国政府和富有同情心的媒体”认为，他们限制讨论流感的出发点是善意的：目的是避免削弱公众士气。可是，此举并不能阻挡病毒的蔓延。另一方面，亦需警惕语言的客观性和严谨性，2009年的流感是个反例。当时，世卫组织使用了“流感大流行”一词，公众为此惶惶不安，但事实上，流感的严重程度却很低。布朗总结道：语言既是武器又是障碍。广开言路的同时，无疑也是对作为武器和障碍的语言使用的极大考验。

在人类对抗病毒的历史上，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仔细地研究病毒，竭力寻找病毒的共性和弱点，与此同时，病毒也在利用我们的弱点：不只是免疫系统的弱点，更有“我们在政策、准备、响应和媒体反应方面的不足”。战役是一场全方位的考验！

## Recommendation

## 新书推荐

从圣诗到俳句，从莎士比亚到保罗·策兰，汉斯·狄特·格尔费特以老练的鉴赏眼光甄选出80首诗歌，结合文本细读与理论阐释，为读者破解诗行中的奥秘。通过解析语言的密度与内在张力、真实性与独创性、矛盾与冲突、形式与内容等鉴赏诗歌的关键元素，格尔费特为读者提供了一系列甄别好诗的标准，并将其概括为33个步骤。循着这一路径，读者可以深入诗歌的世界，树立自己的品味，识别出好诗。



《什么算是一首好诗》  
[德] 汉斯·狄特·格尔费特 著  
徐迟 译  
三辉图书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20年2月

## Excerpts

## 随手摘

人生道路上经过许多险阻而步伐不乱，就是因为对自己的意图深有了解，自己的计划光明正大。

——蒙田《蒙田随笔》

小孩乃是无辜和遗忘，一个新开端，一种游戏，一个自转的轮子，一种原初的运动，一种神圣的肯定。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这就是我对生活的全部的爱：可能对我将要失去的东西的一种沉默的激情，一种火焰下的苦涩。

——加缪《反与正》

文明人之所以与野蛮人不同，主要的是在于审慎，或者用一个稍微更广义的名词，即深谋远虑。他为了将来的快乐，哪怕这种将来的快乐是相当遥远的，而愿意忍受目前的痛苦。

——罗素《西方哲学史》

## Reading Notes 读书札记

## 当蒲松龄遇上汪曾祺——读《聊斋新义》有感

余华松

这是一本我期待已久的书，这是一本我能想到的汪曾祺可以编选的最后的一个集子。

自汪曾祺去世后，他的书不断地再版。尤其是近十年，汪曾祺作品的出版达到了一个高潮，无论是数量之多，还是版本之繁复，编选角度之多样，可以说是叹为观止，当代作家里，无人可出其右。

关于汪曾祺集子的编法，除了泛泛的散文集、小说集之外，还可以把其谈饮食的文字专门编为一集，谈戏曲的一集，谈草木的一集，谈师友的一集。也有的出版社按地域分，高邮一集，昆明一集，北京一集，张家口一集。

以上这些集子我都有搜罗，而且心里想过，如果还想编选出一个有特色的汪曾祺集子，就只剩最后一种编法了——把汪曾祺改编《聊斋志异》的那一组小说“聊斋新义”集为一册。

现在这样一个集子竟然真的出版了，这就穷尽了汪曾祺集子的编法，算是这一波汪氏作品出版热潮的温暖收梢。

《聊斋志异》是清代蒲松龄的一本文言短篇小说集，其人其书，实在无庸赘述。中国的文言短篇小说，至《聊斋》而到巅峰。汪曾祺一辈子都写短篇，从未写过长篇，以短篇而成为一代文学大师，不管在中国，还是世界范围内，都是很少见的。

汪曾祺写“聊斋新义”这一组小说时，已经进入人生的暮年，艺术水准已经炉火纯青。由当代短篇小说圣手汪曾祺来改编《聊斋志异》中的故事，真可以说是珠联璧合，锦上添花，算得上是汪曾祺和蒲松龄的一次隔空对话。

汪曾祺写这组小说，并不是玩票，而是进行文学实验，创作态度是严肃的。他“对原著小改而大动，故事和人物的描绘变得清晰明了，从现代人的哲学观念、审美视角，注入更多的生命意义和人性的幽微曲折，即便是细致微小的情节也能引人深思。”（汪朗语）

试举我最喜欢的其中一篇《双灯》为例。《双灯》讲的是一个叫魏运旺的男子与狐女相遇后来又分开的故事。在《聊斋志异》的原文里，蒲松龄是这样描写两人的分别的：魏惊叩其故，女曰：“姻缘自有定数，何待说也。”语次，至村外，前婢挑双灯以待；竟赴南山，

登高处，乃辞魏言别。

汪曾祺是这样改写的：“我要走了，你送送我。”“要走，为什么要走？”“缘尽了。”“什么叫‘缘’？”“缘，就是爱。”“……”“我喜欢你，我来了。我开始觉得我就要不那么喜欢你了，我就得走了。”“你忍心？”“我舍不得你，但是我得走。我们，和你们人不一样，不能凑合。”说着已到村外，那两个小丫鬟挑着双灯等在那里，他们一直走向南山。到了高处，女郎回头：“再见了。”

当年读了这个故事，我大受触动。“我们，和你们人不一样，不能凑合。”这句话当然是汪老借狐精之口道出，也说出了很多婚姻感情的真相。

多少夫妻已经没有了感情，缘分已尽，相看两厌，但还是在一起，为什么？凑合呗，又能怎样呢，生活毕竟是现实的，还有那么多束缚和责任。人无往而不在束缚中，挣不脱就只能凑合。人能凑合，狐狸精不能凑合，人不如狐。

也不妨说汪曾祺改编的这个故事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爱情模式：缘来，则聚，缘去，则散。有爱，也有自由。这是非常现代的感情婚姻观念。

在《聊斋新义》里，汪曾祺就是以这样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方式，用现代人的眼光和观念，用高超的艺术技巧，颠覆、解构，重组了原著小说里的故事，增加了原故事对当代读者的吸引力，也展现了时代观念的“新义”。虽然时隔二十多年，这一组“聊斋新义”读来感觉还是新鲜的，甚至是超前的。

广东人民出版社这个版本的《聊斋新义》，虽是第一次编选，在制作上却是下了大功夫，用了巧思的。四色全彩印制，里面收入了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汪曾祺《聊斋新义》手稿，再加上于受万先生给每篇故事配的极恰切的插图，都给全书增色不少。

书中还全文收入了汪曾祺改编的十三篇聊斋故事的原文，和汪老改编后的文字对照阅读，可以从窥见汪曾祺的大师匠心所在，别有一番趣味。对有志于文学者，也是最好的十三篇小说课。

《聊斋志异》多写狐精，贾平凹说过“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这本《聊斋新义》正是狐精遇上老文狐，岂可不读乎？

## 全媒体阅读宣传推广